

德国当代最畅销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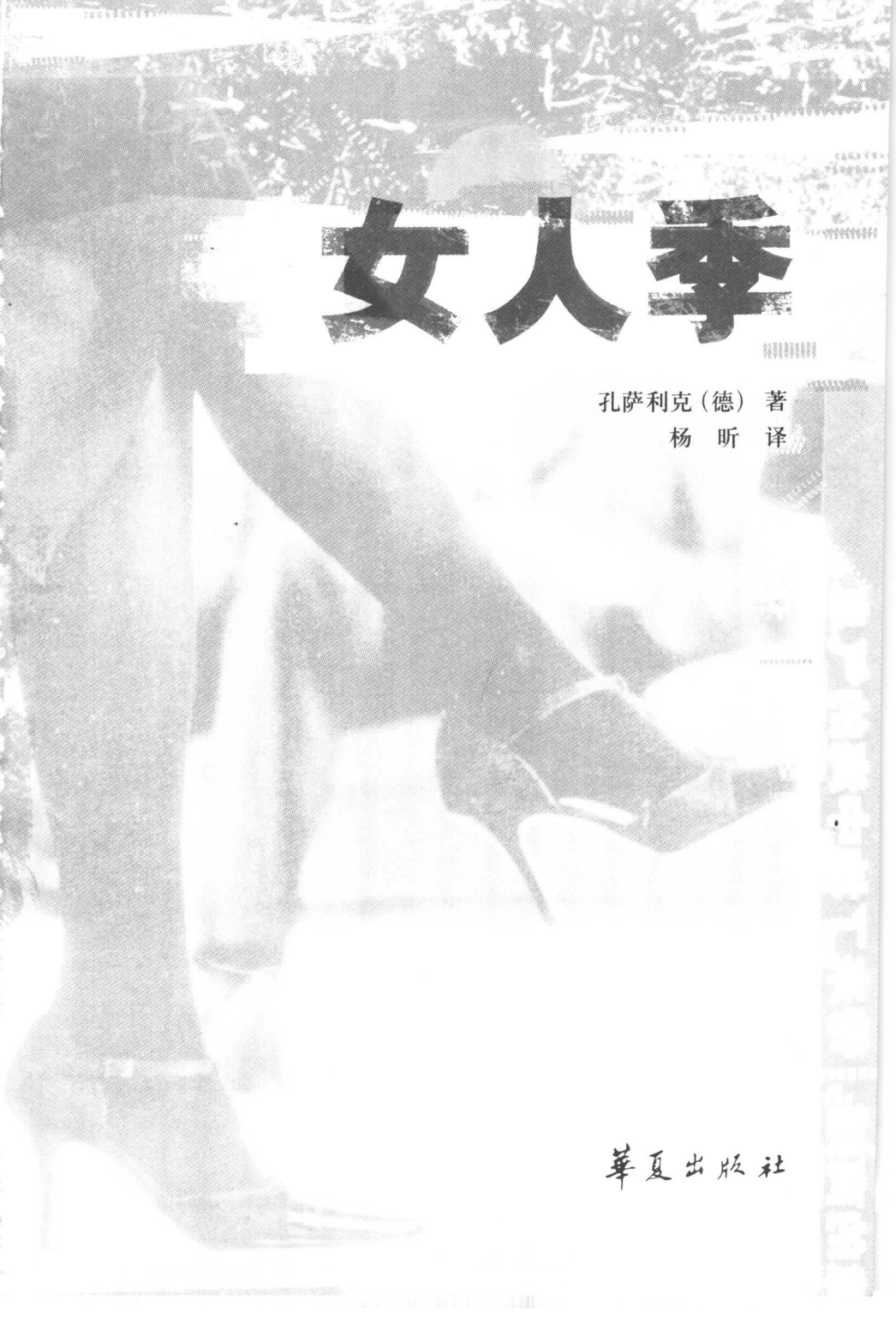
女人季

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

孔萨利克(德) 著

杨 昕 译

华夏出版社



女人季

孔萨利克(德) 著
杨 昕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季/(德)孔萨利克著;杨昕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

ISBN 7-5080-3230-6

I. 女… II. ①孔… ②杨…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642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850×1168 1/32 开本 9.5 印张 234 千字 2 插页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两个人站在火车站宽敞的大厅里，相对无言。心底下一直害怕的一刻现在就在眼前了……这种难受的告别场景，一直得挨到坐进车厢，挨到戴红帽子的管理员举起绿色的信号牌吹响哨子，挨到火车猛地一抖，然后缓缓驶出大厅。两人时不时用探询的目光看看对方，心中有万语千言涌动，仿佛这去的人不是仅仅要离开几个礼拜，而是将永不复返。可是尽管如此，又总得没话找话，磕磕巴巴，絮絮叨叨，尽说些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和傻事，只为了填满这段告别的时光，就怕好不容易武装起来的镇定突然崩溃掉。

“你没落下什么吧，小伊尔玛？”彼得-保罗·布洛姆问道，好像这个问题关系到他今生的全部幸福，在锁房门的时候他就问了一次，来火车站的路上又问了一次，现在可是第三次了。说这话时，他紧张地抻抻夹克的领子，又捋了捋领带，就像过去老爷爷捋他们的长胡子。

“没有，老公，没落下什么。”伊尔玛扫了一眼身边立着的三口皮箱，以及鼓鼓的购物袋。那可是整整一天的伙食。煮鸡蛋，四份火腿面包，分别用油纸包着（彼得-保罗·布洛姆亲自动手做的，就像他十年来为孩子们准备带去学校吃的面包），一瓶橙汁，巧克力（是那种带奶油的摩卡咖啡巧克力），一本爱情小说（《女人的强劲武器》）和一盒饼干。

彼得-保罗·布洛姆看了一眼腕表，然后又看一眼火车站的大电子钟。二者间差两分。可是火车站的钟很少准。他的表是准的，他可是对了收音机的报时。

“还有半个钟头，小伊尔玛，”他说，“我去给你买车票。”他把手伸进夹克掏出钱包。可是伊尔玛拉住了他的胳膊，蓝眼睛里露出孩子般的乞求。

“求你，让我去吧。要是我能亲自对售票员说‘一张去摩巴赫浴场的票’，那可是件自豪的事。”

“一张去摩巴赫浴场的头等车厢票，”彼得 - 保罗·布洛姆纠正道，“我一定要你坐头等车去。”

她点着头：“我当然会买头等车厢。”

伊尔玛·布洛姆接过钱，用感激的目光看一眼丈夫。我的好彼得 - 保罗，她想着，喉头像堵上了什么，咽也咽不下去。我们两个上年纪的人，站在喧闹的火车站几百号人中间，互相道别，强迫自己挤出些勇气来。想想吧，这许多天里我们得独自而居，仅靠着几张明信片或者几页薄薄的信纸联系，要不然就是偶尔打个电话，听电话里沙哑的声音说：“啊，我很好……你呢……？好好养身子……对了，好好照顾米基，米基不吃肥肉，它的胃酸太少……每晚让它去花园遛遛……把它放出去就行了，它有它自己去惯的地方……啊……这儿天气很好……你那儿呢……？知道吗，等到我要回来的时候，我会很开心——”一想到这些，心里不禁有点战战兢兢。

彼得 - 保罗·布洛姆又用轻轻颤抖的手捋了捋领带。长年一起生活的伴侣有时会连想的事都一样，这可是个解不开的心理之谜。

“这可是你头一遭出门疗养。”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他清了几下嗓子，似乎他声音的奇怪变化只是因为嗓子突然被痰卡住了。

“而且没有你，老公！”

“小伊尔玛，我去那种浴场做什么？差不多全是女人。你去了就知道，那儿的男人屈指可数。胡贝尔特医生不是说了吗，那纯粹是一个妇女浴场……”

“可是大名鼎鼎。”

彼得 - 保罗·布洛姆又点点头。“好好休养……多保养一下自己……瞧着吧，你的血液循环会恢复正常的……对了，告诉医生

你的神经，呐，你知道……”布洛姆突然停住了。怎么把本来留着要在火车窗口对伊尔玛说的话提前说了呀。这下等到伊尔玛从车厢窗口探出身，等着开车之前那点时间慢得像黏稠的糖汁往下滴时，可就找不出话说了。那就只能握着她的手，一直等着，等着……那可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个人在那儿，孤单地站在那儿，挥着手，心里明白，没有伊尔玛的那幢新房子会显得如此荒芜和清寂……好几个礼拜呢……

伊尔玛·布洛姆笑了起来。她转身走向售票处。在窗口她弯下腰，很快地回头瞥了一眼她丈夫，然后迅速地说：“一张摩巴赫浴场，二等车厢。”

我干嘛非要坐头等车厢？她心里想。纯粹是浪费。我也不需要有着雪白罩子的丝绒靠垫，化纤的就足够了。这样的话就能省下些钱。用这笔钱我就能给彼得-保罗捎点什么回来。比如一根新的钓鱼竿。他那么喜欢周日去钓鱼，然后把钓来的鱼都分给邻里。只有一次他把一条梭子鱼留了下来，还跟它照了张相。那张照片现在还挂在他的写字台上方。而且照片还登上了地方报纸：“工厂主布洛姆的稀有猎物。他与之统共搏斗两小时才将其捕获。”

她将钱推进窗口，之后迅速地把车票放进大衣口袋里，只把给丈夫买的站台票攥在手中。然后她走到一个报摊前，给自己挑了一本电影杂志和一本画报。

彼得-保罗·布洛姆的目光一直紧随着她。她看起来还多么年轻啊，尽管都已经47岁了，他心里想。她有着修长的大腿，曲线依然优美，走起路来摇曳有姿，就是这个让他26年前失魂落魄。而她那金黄的头发色泽依旧，尽管也是后染过，可是却不易察觉出来。它是那么适合她，人们简直没见过其他样子的她。我的老天，其间已有多少岁月流逝啊……从最初那次看完电影后的羞怯搭讪，到如今人声鼎沸的汉诺威火车站。他们的女儿22岁，

已婚，并且即将使布洛姆夫妇四个月後升级成外祖父母，从而也真正进入老年人行列；20岁的儿子现在在亚琛大学念机械制造专业。可是，这一切在伊尔玛身上真的难以看出。

她的青春在经历了25年岁月磨砺之後，在经历了日常烦琐的劳作之後，仍然得以完美保存。这真是一个奇迹。彼得－保罗·布洛姆无数次为此惊讶不已，尤其当他瞧见镜子里自己斑白的头发，有点浮肿的面孔，敦实的身材上凸起的肚腩以及眼角的皱纹时。他已经老了，毫无疑问；可是伊尔玛在他眼中，一如当年他鼓足勇气说“小姐，这电影不错吧？”的时候的模样。那可真是一句蠢到家的搭讪语，不过也许正因如此才成功的吧，因为当年的伊尔玛·塞尔克小姐为此错愕不已。

而现在伊尔玛·布洛姆就要去摩巴赫浴场了。第一次去疗养。因为神经有些不稳定的缘故，因为血液循环不太畅通的缘故，因为血压有点低的缘故，而最最重要的，是要让她彻底地休养、放松，好好保养一下，享受一下做女人的滋味。也为了将来在社交圈里多些与人交谈的机会。摩巴赫浴场可是一份好的素材，足够大谈特谈一阵的了。

伊尔玛·布洛姆从报摊回来了。她看了一眼火车站的大钟，从地上拎起装满食物的购物袋。

“我想，老公，我们得走了！”

“都好了吧，小伊尔玛？”

“都好了。”

她手伸进大衣口袋里把票握在手中。在检票口把票递出去时，她小心地不让彼得－保罗识破她的秘密。好在那几个箱子已经他受的了。火车已经停在铁轨上，被冲洗得发亮。两个穿蓝罩衣的女人从一个车厢到另一个车厢，擦着门把手和扶手。

十九分钟後这条长蛇才颤抖着爬出车站大厅。伊尔玛·布洛姆挥舞着一条手绢，彼得－保罗·布洛姆在窗外跟着火车跑了一

截，喘着粗气，喊着人们此刻应该喊的话：

“好好休养……多写信……变天时穿暖和些……晒黑点回来……别挂念家里，一切都会好的……还有……还有……”

布洛姆最终觉得呼吸困难，他站住了，使劲喘着气，只能挥着手。从前他可是跑过三千米长跑，拿了青年组的冠军。这都怪那些烟啊、雪茄啊，以及一晚不落的两瓶啤酒。自己可已是五十岁的年纪了。这个年龄的人，连一条站台都跑不下来。再见，小伊尔玛……好好玩……好好休息……

之后他独自站在站台上，抹去脑门上的汗水，望着火车拐了一个大弯后消失在太阳的光芒里。我得先喝杯啤酒，他想，然后就尽可能待在厂里。在家又能做什么呢？

他对即将到来的寂静感到恐怖，六个礼拜呢。

那对她是有好处的，他一边想着，一边走下站台的台阶。摩巴赫浴场是一个有名的妇女疗养浴场。人们都管它叫青春之泉。那里的优良资源应该得以好好利用。细胞疗法、洗血以及类似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名称，有关的报道已经很多了。好吧，为这六个礼拜付的钱应该不会白花吧，对伊尔玛会是一次很棒的经历。

摩巴赫……如果充满感情地念出这个名字，仿佛都能嗅到健康的味道……

与平时总是笼罩着静谧和闭塞气氛的黑森林地区相比，摩巴赫浴场的火车站像是嵌于其间的一个喧闹的小圆点。四条铁轨和黑森林风格的火车站后面紧接着就是宽敞的、千篇一律的街道，两旁布满了私人旅店、咖啡馆、商店、带花园的私人别墅、酒店以及疗养院，从那些窗口隐隐约约透出洁净肃穆的气氛。而这一切景象的背景则是顺着山坡密布的杉树林以及间插于其中的各个疗养院的白色建筑；它们亮洁的窗户发出点点光芒，引得人们对永葆青春的秘密产生无限遐想。

当火车喘着粗气停下，车门被打开时，从浴场公园那边正传过来断断续续的柔和的音乐。站台上站着一排酒店的侍童，像是有人指挥着，他们列队站得整整齐齐，身扎绿色的围裙，头戴五彩的小帽，身上别的旅馆和疗养院的金色牌子熠熠闪光。两名侍童举着一块大牌子朝着停稳的车走过来，上面写着“阳光角疗养院”。可能这个疗养院要有一大批客人到来，一名勤杂工拉着一辆平板推车紧跟在标语后面。

伊尔玛·布洛姆从车上下来，拎下她的箱子。勤杂工们蜂拥而上，吆喝声响作一片，宁静被打破了，这情景就像几群羊凑到一起，乱作一团，现在得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来。

杉树堡疗养院，我的是叫这个名字，伊尔玛·布洛姆一边想着，一边朝四周张望。肯定有他们的人在，可是这么乱怎么找呢？她站在她的几个箱子旁边，等着。既然有六个礼拜，又何必着急这一刻？

从头等车厢下来两个优雅的女人。其中一个大胸脯、染着棕色头发、穿着窄裙和紧身衬衫的女人轻佻地跳到地上，让人从车厢里递下来四个浅色的猪皮箱子和两个圆的帽盒。另一个绾着高高的发髻、头发发红、微胖、脸色苍白的女人，招手叫过来一个挑夫，跟他讲她的箱子所在的位置。

“在那儿!”大胸脯的女人突然叫起来。她的手像击出一招花剑似的伸出去,指着一个穿蓝色制服、身材修长、一头黑色卷发,正站在站台上四处张望的侍童。他的圆帽上绣着几个金色的字:杉树堡疗养院。伊尔玛·布洛姆也瞧见了,走了过来,和那两个女人一起走到他跟前。

“多有魅力、多纯朴的小伙子啊，是吧？”大胸脯女人说，“我猜，我们仨是一路的？”她打量着伊尔玛·布洛姆，心里揣度着她，可是什么结论也没得出来。“您带推车了吗，亲爱的？”她又转向侍童，“我们的行李……”

有血色的双颊扑些深色的粉，“我提议我们走到车那里去，我可不喜欢火车站。”

“我就不这么认为。火车站自有它自身的活力。”吕蒂娅·冯·贝尔肯看着伊尔玛·布洛姆，“您说呢？”

“无所谓。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火车站只是一个火车开进开出的地方而已。也是人们道别的地方——”她轻轻地加上这句话。吕蒂娅·冯·贝尔肯注意地听着。

“哎呀！现在就想家了吗？”她嚷道，“人还没到呢，心就飞了？！您很爱您的丈夫？”

“是呀。”伊尔玛·布洛姆诧异地简短回答。

“那您呢？”她又转向爱娃·塞格特。

“走吧。”爱娃·塞格特跟着拿着最后几个箱子的侍童，“这趟车坐得我实在太累了。”

“血循环不好？”吕蒂娅·冯·贝尔肯叹口气，“人不能做想做的事，真是恐怖。不过您瞧着吧……摩巴赫能让我们年轻二十年。我的医生对我说：‘等您回来时，连树都能拔得动。’你们知道我怎么回答的：‘我感兴趣的可不是树……’哈哈！”

主治医师霍尔莱恩博士站在杉树堡疗养院的院长办公室窗前，翻阅着第二天的治疗计划。这是护士长卡蒂·格尔伯每天根据病人的需要制订的。四个妇女要进行血液换氧，三个要做活细胞注射的检测，对两个神经衰弱的病人开始实施睡眠疗法，对新来者进行体检，以及下周的第三阶段的节食计划。

“来多少个新的？”霍尔莱恩医生问道，把表格搁在大理石窗台上。他把窗帘往边上擦了擦，望着顺山坡往下通向城里的道路。

“今天有三个，后天还有四个，主治医师。”卡蒂·格尔伯从写字台上拿起一个文件夹翻开念道：“汉诺威来的伊尔玛·布洛姆

夫人，一般性恢复疗养；吕蒂娅·冯·贝尔肯夫人，血循环问题，活细胞治疗——她问过我们是否可以使用猿猴腺体或注射性荷尔蒙。”

“哦！”霍尔莱恩医生挠挠头，“这可真有意思。”

“从杜塞尔多夫来的爱娃·塞格特夫人，食疗瘦身和循环问题。——这是今天到的几位，主治医师。她们应该马上就到了。”

“已经到了。”霍尔莱恩医生朝窗外点点头。下面泛着白光的路上有一辆小货车正穿过树林迤迤而来。“房间都准备好了吗？”

“都好了，主治医师。您明天见她们吧？”

“对，九点钟。院长打电话来了吗？”

“没有。他去打猎了，明天才回来。”

“谢谢。”霍尔莱恩医生脱下白大褂扔到椅背上，“我去打一局网球。如果有什么特别的事，护士长……”

“我就给您打电话，主治医师。”

下面，玻璃门前，车子“吱”地刹住了。侍童从方向盘旁边跳下来，打开车门。吕蒂娅·冯·贝尔肯第一个从车里爬出来，姿势有点僵硬。她扯直裙子和衬衫，仰头望着白色楼房的那些小阳台和阳台上撑着的遮阳伞。

“就像宣传册子里讲的……甚至更加漂亮，”她满意地说道，“我想我们在这里会很舒服，对不对？”

“太美了，”伊尔玛·布洛姆的声音听起来像在做梦。她仿佛走进了童话里，有一个仙女对她说：“快想想什么能让你幸福吧，一切梦想都会实现的。”

“这可不怎么妙。”吕蒂娅·冯·贝尔肯突然说道，悻悻地瞅着一个上年纪的男人。那人正从大门里走出来帮侍童拎箱子。这是勤杂工尼尔斯·欧伯罗伊特。他咧着嘴难看地笑着，不停地啄着头。“天气不错，是吧？”他说话有很重的口音，“会给肺带来臭氧。”

“柏林人!”吕蒂娅·冯·贝尔肯叉开手梳梳头发,“我的同乡。柏林什么地方的?”

“摩比特,尊敬的夫人。”

“我是达勒姆的。”

“很悠闲的地方。我知道。那会儿我们常常周末骑车去那儿,享受一番。那儿的黄油面包吃起来就像奶油蛋糕。”他又开始啄头,用膝盖把一个箱子顶到胳膊下。“你们住的是14、15和16号房,我这就把行李送上去。”

爱娃·塞格特背过身,避免直接被阳光晒到。几个阳台的遮阳伞下有棕色的皮肤闪闪发光。阳台栏杆上有几个脑袋伸出来,望着下面新来的这几个人。从山坡那边的公园传过来有节奏的闷响声。

“网球,”爱娃·塞格特说,“我在这儿得多打打网球。您也爱打吗?”

伊尔玛·布洛姆摇摇头:“我不会打网球。不过要是能学的话——我倒是很乐意。”

“我曾经疯狂地迷恋过网球。”吕蒂娅·冯·贝尔肯又顺着楼朝上望去,“呐,我们就让自己惊喜一下吧。一家疗养院越漂亮,越成功,意味着那儿的医生就越帅。这可是一个很老的浴场规律了。让我们真的来一个特大惊喜吧!”

她们跟在勤杂工和那个修长、漂亮的侍童后,打量着杉树堡疗养院的大厅。护士长像接待老熟人一样接待她们。其实严格讲起来也是熟人吧,一周前她们都已经汇了一笔预付款过来呢。

“我看好那个丰满的金发女人。”退役上校西格蒙特·普罗兹克说。他把望远镜推到一边,点燃一支粗粗的、亚麻色的雪茄,“她正是那种让人想要攻克的对象。”

普罗兹克上校的房子位于摩巴赫的一处显眼的位置。左边是

“阳光角”疗养院的公园，右边顺着一片空地望过去正好是“杉树堡”的楼正面，以及阳台和阳台上进行日光浴的女人们。当初普罗兹克上校买这幢房子时，觉得这里的地段和空气真是昂贵，因为它已是破败不堪，光整修就花了三万马克。可是当他发现这幢房子是观察两边“敌情”的绝佳位置后，他觉着自己真是个幸运儿，尤其是当他发现通过望远镜能一览无余地看见疗养院浴室的两扇窗户后，就更觉如此。窗户通常因为天热的缘故敞开着，而心里正酝酿着猎艳计划的普罗兹克上校，每日早上八点和晚上六点，都会准时地坐到望远镜后。这个钟点正是杉树堡的淋浴时间。“真是绝妙的感觉呀，”他有一次在密友圈子里说，“当你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不是敌军的坦克，而是一个裸体的女人……”

今天，普罗兹克上校正观察着两边疗养院的新来者，他以行家的目光主要瞄准了吕蒂娅·冯·贝尔肯。他的亲密好友，商人艾伯哈特·陶则看上了伊尔玛·布洛姆。吕蒂娅·冯·贝尔肯这种类型的女人总是让他有点要窒息的感觉。他偏爱那种温顺的女性美和柔情的温暖，而刚刚到杉树堡的那个和善的金发女人，正好符合了他的品位。

“真奇怪，您还从未失过手，”艾伯哈特·陶说，“您现在看起来可真是魅力十足呢。”

“失手？”普罗兹克上校舔舔松开了的雪茄的外层烟叶，“摩巴赫没这词儿。来这儿的人，不就想重获青春吗……您真信那些医生用他们那愚蠢的治疗方法能办得到？我看他们跟那些用汤水膏药、呻吟呀呀地驱魔除妖的印第安巫师差不多。不，亲爱的朋友，‘顺其自然的永葆青春之法’才是颠扑不破的。人只有热血沸腾，才能常常排出体内的废物。再明白不过了！”他笑起来，使劲地吸了一口雪茄，“中世纪的时候人们相信喝了月光下采摘的植物酿的迷魂液就能让人爱上自己，而我，只需要月光。”

上校中等个儿，有着仍旧结实的身子骨，留着长长的白发。

他重新把望远镜拉过来，对准了杉树堡疗养院，一个一个阳台地看过去。在第二层楼他停住了。落地窗打开了，吕蒂娅·冯·贝尔肯走到了阳台上。

“16号房。”普罗兹克上校揉了揉眼睛，又凑到望远镜前，“真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艾伯哈特·陶走到他身边。隔着跳跃的阳光，他用肉眼只能模糊地看见阳台上的身影。这时旁边的门也打开了。

“您的偶像也出来了，”普罗兹克上校说道，“14号房。我打赌，她可是很难上手。看起来是个贤惠的主妇和忠诚的妻子。别打她主意了，陶。那种看似无妨的碉堡可是最难攻克的呢。那边的阳光角刚到的两个女人，倒可一荐。那腰身扭的，可真是！”

他把望远镜拨到一边，把雪茄摁在大大的玻璃烟灰缸里。艾伯哈特·陶把双手背到背后。由于业务的关系他总是过一阵就得来摩巴赫疗养浴场一趟。两年前他认识了普罗兹克上校，之后他总是见上校身边有不同的漂亮女人，人们一眼便可看出她们与上校的关系有多亲密。

“您到底怎么弄的？”艾伯哈特·陶问道。

“什么？”

“您怎么总能得到您所心仪的女人？”

“这么简单的事儿，可您好像以为有什么神秘公式似的。”普罗兹克上校捋着他的白发，“我现在去散步。”

“然后呢？”

“然后？然后没什么呀。我仅仅是去散步。在我感兴趣的女人面前散步，在她周围散步，在她后面散步。就这些。”

“然后呢？”

“还有什么？您真是个傻瓜，亲爱的陶。其他事就该女人去忙乎了。”

“怎么讲？”

“您知道孔雀?”

“当然……”

“孔雀开屏之后，只是静静等待。瞧着吧：雌孔雀就过来了。这就是全部的秘密所在，我的老友。男人得给女人们去捕捉的机会。从前可正好相反。男人含情脉脉地注视女人，送花呀、巧克力呀，用粉红的信笺写情书呀，就盼着对方羞怯的一瞥。那可都是些蠢货，真是太不了解女人了。如今我们可要让人明白我们是什么样的。”

艾伯哈特·陶刚想发布他的观点，普罗兹克上校手一挥，说道：“理论只能让您裹步不前，我知道。您就是缺乏想像力。晚上跟我一块儿去吧……”他指着屋角一双锃亮的马靴说，“瞧……那就是我最重要的行头：马靴。您根本就不会相信，马靴对女人有多大的魔力。每一声脚步声都会激起她们灵魂的震颤。”

“我倒要见识见识。”艾伯哈特·陶喝了一大口上校半个小时前就给他斟上的红葡萄酒，“这可是整个颠覆了我对女人的观点。”

“他竟然有观点!”普罗兹克靠在望远镜边上，看着陶的眼神就像对方把炮弹在膛内引爆了似的。“我亲爱的朋友，每个来摩巴赫的人都不会失望而归的。有人被灌足了胃药，有人给静脉来上一针，有人天天吃麦片粥减肥，还有人探究到了灵魂的秘密。可是还从未有人是带着不满离开摩巴赫的哩。”

“您太尖刻了吧，上校。”

“尽管叫我是萨蒂尔^①好了……没他那些女妖精还真会给闷死。”

伊尔玛·布洛姆独自站在房间的阳台上，眼光掠过林间路，

① 希腊神话中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

掠过仿佛是从画家的笔下流淌下来的摩巴赫，掠过其他疗养院的白色建筑，也掠过西格蒙特·普罗兹克上校那座有着两个露台的房子。

她的房间布置得像一个小型沙龙。一堆柔软的靠垫，一张写字台，一套小巧可爱的组合沙发，两个盛开着杜鹃的花台，木地板上铺着一块浅色的印度地毯，房顶挂着一个水晶吊灯。壁龛式的床藏在一幅鲜艳的饰有东方色彩图案的幔子后面。电话是白色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浅色的牛皮文件夹，里面是印在手工纸上的疗养院规章、几张摩巴赫和杉树堡疗养院的风光明信片、烙着疗养院标记的信笺和信封、摩巴赫的大事日历，以及一份附有价目表的小册子，上面列着一些特殊服务的价格。这些特殊项目可是一次成功疗养所必不可少的，像什么水下按摩、水压淋浴、花草美体、罗马-爱尔兰式蒸汽浴、日光浴、室内和室外健美操以及地下室的盐水泳池。“只有全方位的努力，才会有效地使您重获青春，重享生活乐趣。”价目表下方用红字如此写着。

14 伊尔玛·布洛姆草草地看了一遍，打算晚上再把这些服务项目仔细研究一下。她先把行李打开。这做起来倒快。她把压皱的衣服挂在阳台门上，好让它们经过一夜的露气氤氲重新变得平整。然后她把洗漱用品和香水瓶、发刷和梳子以及彼得-保罗在她生日送给她的有着青草香味的法国香皂和两条细绒毛巾摆放在洗脸池上方的玻璃台上。之后她便走到阳台上。要是老公能见到这一切该多好啊，她想。目光所及之处是黑森林的山谷，那份静谧，那份杉树的香气，那份祥和……

她身后的门响了一下。伊尔玛·布洛姆转过头。一个陌生的女人站在屋里，四处张望着。

“什么事？”伊尔玛·布洛姆的声音有些不确定。她从阳台走进来。

“您好。”这个女人有着晒成棕色的皮肤，长发，穿了件薄薄